

博罗茹屋： 名登天府七百载 九祠一碑传家世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
实习生 孙子浩
通讯员 彭冬婷 陈艳婷

背靠巍巍罗浮，南临滔滔东江，惠州博罗县石湾镇茹屋四面江水环绕，巷道纵横交织，房屋栉比鳞次，以独特的“围龙”分水格局，自成天地。

茹屋文化源远流长，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，还保留着丰富的历史遗存。9座祠堂分列四周，炮楼高高耸立，清代瑰宝茹龙碑保存完好，特色习俗“拜大冬”延续数百年，述说着文脉的传承……

近年来，立足于良好的水乡资源和文化资源，茹屋发展步入“快车道”，以崭新的面貌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在这背后，是茹氏族人以世代传承的虔诚守护家族文脉，在岁序更迭间修缮宗祠、续补族谱，为“百千万工程”注入深厚的文化动力。



九旬老人茹李秋向记者介绍家族历史



茹定麟堂是茹屋的祖祠，至今保存较好

壹

围龙分水自成天地，围墙围门炮楼一应俱全

一进入茹屋，静谧的水乡古朴而美丽，两旁是错落有致的古朴民居，红砖青瓦，古榕婆娑，闹市的喧嚣悄然消融。

追溯茹屋起源，可从“西奎章”大门楼镌刻的楹联讲起：

自古自宋由宗历元明至清及今驻足惠州繁胤嗣
分支南徙从苏经浙赣跨闽临居博邑立源头

楹联雄健端庄，颇为醒目，全联四十个字，展示了茹氏族人迁徙过程：南宋咸淳六年（1270年），从苏州、浙江、福建入粤的茹氏先祖茹崇复选（接任）广东南雄府保昌县尹（明清称“知县”），曾起兵响应文天祥抗元。

如今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古村的围门、围墙幸存无几，但从一段段红石墙基与青砖墙体，依稀可见当年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；八座炮楼仅存其一，至今高高地矗立于村头。深入村内，走过青石铺就的古巷，发现红石柱墩、红石墙基散落各地，大量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和建筑构件蒙尘。

除了围墙，围门也是重要标

志。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正北角开有四个围门，村民分别称之为东门、南门、西门和北门，横额上书四个大字，东门为“东开泰运”，西门为“西壁奎章”，南门为“南兴文翰”，北门为“北进盈科”，体现了茹氏的耕读文化以及美好向上的期待。

如今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古村的围门、围墙幸存无几，但从一段段红石墙基与青砖墙体，依稀可见当年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；八座炮楼仅存其一，至今高高地矗立于村头。深入村内，走过青石铺就的古巷，发现红石柱墩、红石墙基散落各地，大量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和建筑构件蒙尘。

如今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古村的围门、围墙幸存无几，但从一段段红石墙基与青砖墙体，依稀可见当年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；八座炮楼仅存其一，至今高高地矗立于村头。深入村内，走过青石铺就的古巷，发现红石柱墩、红石墙基散落各地，大量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和建筑构件蒙尘。

除了围墙，围门也是重要标

志。东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正北角开有四个围门，村民分别称之为东门、南门、西门和北门，横额上书四个大字，东门为“东开泰运”，西门为“西壁奎章”，南门为“南兴文翰”，北门为“北进盈科”，体现了茹氏的耕读文化以及美好向上的期待。

如今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古村的围门、围墙幸存无几，但从一段段红石墙基与青砖墙体，依稀可见当年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；八座炮楼仅存其一，至今高高地矗立于村头。深入村内，走过青石铺就的古巷，发现红石柱墩、红石墙基散落各地，大量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和建筑构件蒙尘。

如今，历经岁月侵蚀，古村的围门、围墙幸存无几，但从一段段红石墙基与青砖墙体，依稀可见当年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；八座炮楼仅存其一，至今高高地矗立于村头。深入村内，走过青石铺就的古巷，发现红石柱墩、红石墙基散落各地，大量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灰塑和建筑构件蒙尘。

除了围墙，围门也是重要标

贰

9座祠堂传承家风，清代墨宝“藏”续文脉

在茹屋，随处可见祠堂，数量之多，颇为少见。茹家宝介绍，自古茹氏族人十分重视祠堂的建设，明代以来，先后建起茹定麟堂、大中茹公祠（滘唇大中堂）、青客茹公祠、锡祚堂、进士殿等。“尤其是在效乾路上，短短一百米内，便有四座宗祠。”茹家宝说，以先祖茹崇的字来命名此路，也是表达了对先祖的追思。

其中，茹定麟堂是茹屋的祖祠，大门匾额上书“茹定麟堂”，两侧挂有门联，上联是“螽斯蛰蛰”，下联“瓜瓞绵绵”。此联比喻子孙后代源源不断，祝颂子孙昌盛。茹定麟堂五进三井，虽然瓦面经历代重修，但祠堂的结构、墙壁和大门仍保留完好。

茹屋有“名登天府”之称，源自锡祚堂。祠堂正门匾额上书“名登天府”，专指“名士辈出”。可惜，茹氏族谱毁于战火，

无法了解到详情。

青客茹公祠，是族人为纪念青客茹公一茹程而建。祠堂为二进一井回廊建筑，保留尚好，气势恢宏。大门之上“青客茹公祠”牌匾白底红字，上联：一门两榜；下联：五子三魁；匾额：兰桂胜芳。据介绍，“一门两榜”是指茹程得进士，其弟茹芝春为举人；“五子三魁”是指茹程五子中有三子中举（或进士），他们是茹芬、茹繁、茹萼，均为清举人。此外，在民国《博罗县志》中有记载的茹屋举人还有茹经帮、茹得乐等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茹屋还保留着石湾最大的一件清代墨宝——茹龙碑。近日，记者在大中茹公祠（滘唇大中堂）看到了镶嵌在左侧墙壁的茹龙碑。此石碑高1.57米，宽0.83米，碑文共35行，3315字，为小楷书体，字迹工整清秀。

茹龙碑吸引了不少专家学者

研究。2012年8月，石湾学者陈海铨等人的研究译出了碑文。据介绍，撰文及立碑者茹龙也。茹龙，茹芝春之孙，为清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丁酉科举人，中举后次年立此碑文。茹龙以铭刻的形式将曾祖父茹天爵、祖父茹芝春（字尔揆）和父亲茹拔连（字魏玉）的立德、立功、立言跃然于花岗岩石板上，让子孙得以了解“先人之形象、性情、言行”。

如此瑰宝，经历也是一波三折。茹家宝说，原本茹龙碑是立在祠堂外，在特殊年代，族人将其移到了祠堂内，并镶嵌“藏”在墙上，方能保存至今。有专家表示，茹龙碑区区几千字，通过对茹龙家族四代两百多年家庭兴替变化的记叙，反映了当地社会从明末清初的时代变迁、经济发展、人脉关系历史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研究价值。



炮楼、雕像述说着昔日抗日的故事

文脉链接

红色记忆：“茹屋之战”历时三天两夜

茹屋，不仅历史文化厚重，还承载着红色记忆。这里曾是东江纵队独立第二大队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，八十年前，发生过震撼人心的“茹屋之战”，至今被轰炸的墙面，墙上的子弹痕迹清晰可见。

那时的茹屋，仅百来户人，且独居姓茹，而被称为“独脚村”。但茹屋人尚武团结、自强不息，以村中易守难攻的围墙、炮楼为依托，组织村民自卫组织，曾多次打退了土匪的进攻。

抗战爆发后，东江纵队在此建立活动基地，组织了民兵、农

军等组织。对此，敌人恼羞成怒，经常出兵到茹屋“光顾”。

九旬老人茹李秋还记得，当时在日本人的支持和怂恿下，东江流域伪军头目李朝派人到茹屋村“敲竹杠”，要求十天内无偿上缴十余万元现款，“但生性倔强的茹氏民众却将钱拿去购买武器，决不受协！”

1944年4月，敌我关系紧张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东江纵队独立二大队大队长阮海天和政治委员李筱峰闻讯后，率领队伍进入茹屋村，后因部队执行其他任务，只留下一小队担任警戒。

4月3日中午，200多名日伪

军突袭茹屋。独立第二大队民运干事黄宝珍、小队长梁其彪指挥15名战士和130多名民兵，据守八座碉楼及三大门楼，居高临下，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。

下午，日军集中兵力实行强攻，用山野炮、迫击炮进行一轮轰击，企图从东二碉楼打开缺口。但独立大队和民兵集中火力与敌人展开了拉锯战，战事持续到次日天亮。

4日，日军增加兵力，近千人将茹屋村包围，从四面八方炮击。守卫在新四碉楼的民兵茹成叶，击中日军头目木夏的左手，致敌军大乱。由于敌众我寡，被被誉为“华南抗日英雄村”。

塞，子夜时分，黄宝珍组织村民撤离。

5日清晨，日军知悉村民已撤走，加派了两架飞机轰炸茹屋。所有的碉楼、工事被毁，日寇如狼似虎地闯进村里，洗劫财物，几乎把所有房子烧光，二十多名卧病在床或被搜查出来的残疾老幼，全部惨遭杀害。

茹屋一仗，在敌人数倍于我的情况下，茹屋村村民以惊人的战斗意志，击退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，致敌一批，大大鼓舞了增博地区抗日军民的斗志，茹屋因此被誉为“华南抗日英雄村”。